

來自曠野的聲音—談山林裡的木構造建築

“我要安靜，在我的居所觀看，如同日光中的清熱，又如露水的雲霧在收割的熱天。收割之先，花開已謝，花也成了將熟的葡萄。他必用鐮刀削去嫩枝，又砍掉蔓延的枝條。都要撇給山間的鷺鳥和地上的野獸。夏天鷺鳥要宿在其上，冬天野獸都臥在其中。”
以賽亞書 18:4-6

居住在喧鬧紛亂的世代，人需要不時回到曠野，聆聽神的聲音，尋求那隱藏在自然中的秩序。藉由光線在晨昏四季交替的變化；聲音在空間的傳遞與迴盪；萬物的生長枯榮，體會到造物的奧妙。

在這個設計中，我們嘗試“安靜”的來尋求人在自然中的位置。空間的塑造，不是為了炫耀的造型與唯美的照片供雜誌刊登。建築空間應像捲軸式的中國文人山水畫——不刻意描述主題，不刻意塑造片段孤立的場景。人得順著曲折的路徑，由不同的時空去體會自然，溶入自然而體會生命。空間的佈局如同章回小說般，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緩緩展開，卻又環環相扣。人在空間中遊走穿梭；雀鳥在廊外樹梢迎風起舞，使得建築具有生命。

由山下的停車場，沿著木棧道拾級而上。可想像初春時，滿山坡的杜鵑怒放，穿過櫻花林時，落英繽紛的景象，忽然錯以為自己是武陵人覓得桃花源。遶過曲徑，上到台地，雞犬相聞，屋舍儼然。這個設計，有許多人的夢想與回憶，有業主家族的，有我自己的，參雜在一起。業主希望年節時，祖孫三代同聚，要有可容納男女老少二、三十人一起吃飯的空間，也要有三、五人可聊天泡茶的空間，還要有一個人想要安靜時可躲在閣樓看小說的空間，就像那武俠小說中的藏經閣一樣。這些空間，在錯落的院落裏，一層穿過一層，組成了一個家族的故事。

在設計發展的過程中，我也回憶起兒時住在日式宿舍的種種景象。兄弟姊妹們跪在木地板上，雙手推著抹布，由長廊的這頭擦到那頭。那木地板擦得光亮潔淨，也成為我們穿著襪子追逐溜冰的場所。雨天時百般無聊，坐在長廊，看著雨水滴答落入淺溝。冬天暖暖的太陽透過玻璃拉門，灑在地板上，大人圍著聊天，小孩倚在大人的腳邊，躺在地上滾來滾去，享受那平安無慮的時光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！這些場景似乎悄悄的在設計中一一出現了。我也懷念那在歐洲自助旅行的時光，在西班牙南邊 Córdoba 及 Granada 老城裏，夫妻二人在月光中行走於古老建築與巷弄之間，那種神秘深邃的空間，好像要把人拉回到“一千零一夜”故事中

的時空。我也懷念在美國華盛頓州，穿過那雨林到了太平洋岸邊，我們一家人住在崖上的小木屋裏，沒有電話沒有電視。夜晚時我們升起爐火，聞著芬香的木頭味，看著火焰在爐裏跳動，聊天享受家人團聚。天亮時，坐在凸出的早餐室(Nook)裏，手捧著熱熱的茶，透過玻璃窗，望著迷朦細雨中的太平洋，浪打在礁岩上激起浪花，海鷗在風中忽而盤旋忽而靜止。這些場景也悄悄的在設計中重現了。在書房的挑空，在起居室邊的茶室，在客房的長廊，在浴室.....。

這個設計完工後，我去住過幾次。在夜裏，經過那好似點著燈籠的長廊走進臥室，坐在木地板上仰望著頂上的斜屋頂、木桁架，忽然有一種時間停止，像是回到似曾相識的時空，很親切，卻又不知是那裏的感覺。也不知是曾經體驗過的空間，還是小說中空間的重現。

在鄉下的房子，我一直想追求那樸質的感覺。那種材料處在較生澀(Rustic)的狀態，沒有被過度的裝修時，可感覺到材料最原始的力量——木頭凹凸的紋理，散發的香味；鏟刀鏟過石膏牆面，手勁留在牆上的力量形成的質感；燈光透過有氣泡的手工玻璃燈罩，灑在牆面的感覺。在設計過程中，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過度設計，不要像在處理城市裏的空間那麼緊張，那麼世故(Sophisticated)。那真是不容易，有時過度追求完美時，會與原來想法背道而馳的，會把那原創澎湃的力量削弱而不自知。

這個作品對我而言，較像是由許多樂章組成的組曲。錯落的合院，各有不同的表情，行過其中感受到多重風貌，再藉由一些穿透交疊的空間，使得建築群間可互相對話。在這樣組合的空間中，不只是視覺效果被拉深，聲音在其中傳遞時也會不同於一般的空間的感覺。也真希望有一天，能有人在迴廊的角落，拉奏巴哈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，或在二樓客房前的長廊，打開窗戶，以吉他彈奏阿罕布拉宮的回憶，或是詩班可在那中庭唱讚美的詩歌。或許真可體會孔子說的“餘音繞樑三日不絕”的感覺。